

墓穴侠情

上集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版权所有
新稿发行

8
19

内 容 提 要

明末清初，武林曾有一场浩劫，起因是“真刚力功秘籍”。二十年后，江湖再起腥风血雨，祸根仍然是“真刚力功秘籍”。师兄师妹、同胞兄弟手足相残，父子骨肉分离，情侣翻脸成仇，都是为了“真刚力功秘籍”。少侠英儿、尼侠红梅，结伴侣，入佛腹、居墓穴，修练真刚力功。“真功”威震江湖，锄奸除恶，涤荡群丑，重整中原武林，赢得英豪赞颂，英名流芳天下。



英
儿

华山掌门周红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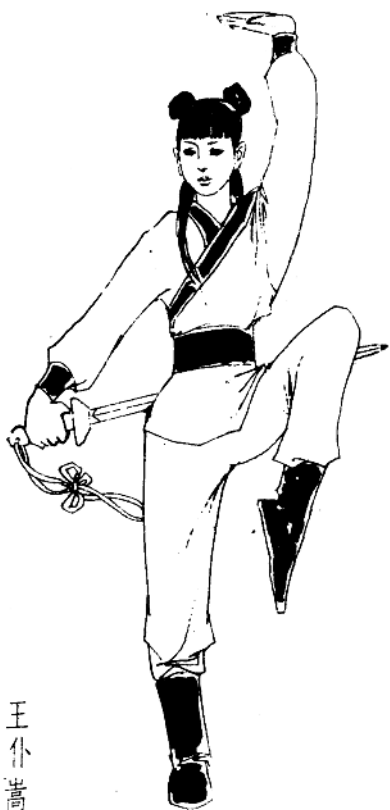


无极神君黄松涛





王仆嵩



潘小燕

黃淑貞



黃淑貞

仙
鶴
散
人



王
仆
仲
安



徐知民



王小里

话说中国历史上，曾有过四大发明，即火药、印刷术、指南针、造纸，影响过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，其实铸造技术亦属第一。

“轰隆隆！轰隆隆！”这是从鄂北隆中山中传出来的掌风呼啸之声。

金光万道，寒电划空，此乃罡剑气。

可是，谁也想不到，演练掌剑的并非成名江湖的老手，却是一个年约十七八岁，生得剑眉星目，英俊挺拔的少年。

少年演练片刻，忽然运起一掌真力，“呼！”照准三丈外的一块大石碑推过去。

人随掌进，势若骇电奔雷，猛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石碑震断飞出，少年一晃身，一探臂，疾冲丈五，已将断碑托在手中。“刷”声同时，右手剑猛力一斩，“咔嚓！”身侧的一株径尺巨松已应声而断。

少年不禁高兴得跳了起来，丢碑收剑，欣喜若狂地喃喃自语道：

“啊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终于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了，可以行道江湖了！”

余音未落，突闻一阵美妙悦耳的笛声悠悠传来，少年为之心神一荡，赶忙运气压住翻腾的血气，朝四下打量，心说：

“怪！最近每当我练功的时候，怎么会经常有一个奇异的笛声来干扰，使我心神不定，事倍功半，迟迟未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，难道……”

一念未了，山上“济世门”内忽然传来济世老人王仆嵩的声音，道：

“英儿，马上回来！”

在往昔，当英儿做完夜课的前夕，师父必会亲自来后山指点，今日却以“千里入密”的方法唤他，尤其，师父的声音十分短促而沉重，英儿心知事有蹊跷，急忙奔回“济世门”。

前脚一踏进大门，立见门内停着一辆全被血水所染污的车子，大厅门口围立着不少本派和别派的高手，一个个肃容满面，不苟言笑，呈现着一股反常的紧张气氛。

英儿睹状大惊，冲进大厅一看，只见厅内有师父济世老人王仆嵩、师嫂无影女张慧卿、师妹施惠芳外，还有无极堡的老堡主无极神君黄松涛，以及他的徒孙徐知民，大家正在谈论着一件凶杀案。

从师父和无极神君的谈话中，英儿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来：

原来，武林盟主每十年选举一次，济世老人已连任两届，曾公告天下，准备退休，下届不再逐鹿，并命其独子镇八荒王仆仲安，与负责本届盟主选举事务的四位执事——凤凰谷主铁剑银鞭邱松林、青云谷主青衣秀士庄宗安、无极堡主无极剑黄骏川、紫龙堡主八臂神掌范文光等四人，集会研商半年以后英雄大会的详情细节，尤其是产生下届盟主的有关事务，以便

布告周知，使武林各派有所准备。

万万不料，事出意外，王仆仲安七日未归，音讯全无，无极剑黄骏川的无头尸体却被他父亲送来济世门，怎不令英儿为之心惊肉跳？

英儿愣怔半晌，正待问一究竟，师父济世老人王仆嵩以总结的语气说道：

“松涛兄，姑不论此事的真相毕竟如何，血案既已发生，我儿仲安又被牵涉在内，老夫身为武林盟主，自当全力彻查，三月之内，保证查明事实，去贵堡登门就教，但不知松涛兄意下如何？”

无极神君黄松涛强将满腹的悲愤抑住，声语沉重地说道：

“原则上老夫可以暂缓三月，问题是如果事实证明，镇八荒果系杀人的凶手，王仆盟主打算如何处理？”

济世老人斩钉截铁地说道：

“老夫亲手斩了他，以安骏川在天之灵！万一查不出来，愿伏尸无极堡替我儿谢罪！”

无极神君黄松涛闻言双眉一扬，朗声说道：

“王仆盟主，老夫素仰阁下胸怀磊落，处事公正，王仆兄既然如此说，黄某也不便再坚持己见，好！我们就此一言为定，告辞了！”

立即转身出门，率众上车而去。

霎时，无极堡人奔走一空，留在厅内诸人的心情却如绷紧了的弓，沉重极了，也痛苦极了，良久，良久后，英儿才忍不住问道：

“师父，无极剑黄骏川大侠是被我师兄杀死的吗？”

济世老人慨然一叹，道：

“据徐知民那孩子说，是被仲安所杀。”

“是否黄老英雄亲眼所见？”

“不，是徐知民和无极神君的孙儿黄小川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出事的地点在哪儿？”

“双谷二堡一门之会的破庙内。”

“事情的经过如何？”

“据徐知民那孩子说，他和黄小川随他师父无极剑黄骏川去参加‘双谷二堡一门’之会，行至集会之处的那座破庙时，你师兄仲安早已候在那儿，无极剑黄骏川当即跨步而入，徐知民和黄小川则留在门外拴马，后来，猛听一声惨嚎划破长空，原来仲安早已乘和黄骏川握手寒暄之便，点了他的死穴，使之一命归阴，小川亲眼见父亲倒地身死，当场晕倒下去，待徐知民把他救醒时，黄骏川的人头早已被你师兄割下，逃之夭夭。”

英儿机灵地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

“师父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，师兄仁心侠骨，望重武林，和黄大侠的感情挺不错的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师兄杀人的理由来。”

“是的，为师也相信你师兄不是这种人，但无极神君却认为仲安是为了稳得下届盟主而下此毒手，事到如今，真叫人百口莫辩。”

“师父，这次的会议共有几派出席，青云、凤凰二谷和紫龙堡的人是否都在血案现场出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这就怪了，双谷二堡一门之会，你老人家早已发出通知，怎会只到两派，不见其他派的人？这中间……”

“是的，此事的确耐人寻味，中间必有非常内幕，说不定是

一幕空前未有的大血劫、大阴谋。”

英儿望望师嫂无影女张慧卿和师妹施惠芳，道：

“但不知师父究竟作何打算？”

济世老人王仆嵩蹙眉一想，道：

“为师的准备立刻离山，查清此案，你也就此出师行道，求证血案原委！”

英儿躬身应了一声：

“是！”

济世老人命女徒施惠芳陪生产不久的儿媳张慧卿回房休息，遣散厅外高手，并将门务托付给一个干练的总管，然后，将英儿领至一间静室内，沉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这件事的发生，实在令人痛心疾首，无论如何，要在三月之内查清楚，稍缓，我们就分头进行，我老人家暗查，你来明访。无极剑黄骏川的死因要查，你师兄的行踪下落也要查，青云、凤凰二谷和紫龙堡也有前去一查的必要，双谷二堡一门五派之会，怎会一人丧命，一人失踪，其他三派却不见任何动静？同时，出事的现场更应细细搜查。当然，事情既已发生，我们在心理上不可以再有维护仲安的观念，假如他真的干下了杀人的勾当，你就给我杀了他！”

说到这里，已是老泪纵横，英儿含泪应诺，济世老人接着说道：

“武林盟主的职务首在除暴安良，主持公理公议，你是老夫门徒，应切记此言，不可私心自用，有所偏袒，本门的宗旨就是济世救人，尤应牢记心头，时加警惕。”

“敬领师父教诲，英儿遵命就是。”

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又正容道：

“师父，关于英儿的身世，是否可以提示一二？”

济世老人迟疑片刻后，方才仰天叹息道：

“好吧！你已经长大了，师父理当让你明白一切。”

语音一顿，又庄重说道：

“孩子，事实上你并非本门嫡传，只是一个寄名弟子！”

“什么？寄名弟子？英儿只知有记名弟子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‘寄名’弟子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是别人‘寄’在本门的一个弟子。”

“此人是谁？”

“仙鹤散人！”

“仙鹤散人和徒儿的关系是……？”

“严格来说，仙鹤散人也似乎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那仙鹤散人怎会把我‘寄’在济世门为徒？”

“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，十八年前，也就是你出世之后的数月，在仙鹤散人所住的茅屋门外，突然发现一个弃婴……”

“师父，请停一停，那个弃婴是否就是我？”

“是的，那个被人遗弃的孩子就是你！”

“是谁把我送去仙鹤散人那儿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我的生身父母又是谁呢？”

“也不知道。”

“这样说，我岂不是连一个姓氏也没有的人？”

“不错，英儿二字，还是仙鹤散人和为师因见你生得英俊，顺口取的。”

英儿闻言，心中一阵悲痛，差点难过得哭出声来，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原来是一个被人丢弃、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当下泪

流满面地说道：

“师父，送我的那个人，为什么不送到别处去，偏偏要送到仙鹤散人那里去，其中莫非连一点原因也没有？”

“这正是令师父和仙鹤散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，我想，如果不是另有他人追杀你，或者追杀送你的那个人，他因逃避不及，仓促之中把你丢在茅屋前，那么，必系因为慕名托孤，有意如此，甚至你和仙鹤散人之间另有一段渊源也说不定。”

“仙鹤散人是什么时候把我送来济世门的？”

“仙鹤散人乃是一位江湖异士，性好山水，恍如野鹤闲云，一向游戏人间，甚少过问江湖是非，见你被弃门外，虽然由衷怜惜，有意收留，奈何仙鹤散人孤家寡人一个，哺育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却大感棘手，熟思之下，遂断然送来本门，一则让本派代为抚养，二则寄名授艺，三则借师父盟主职务上的便利，进而查究你的身世来历，我老人家当即满口答应下来。”

“结果，你老人家查清楚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穷十余年之功，一无所获！”

“仙鹤散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把你送到本门以后，他便只身离去，声言即使上穷碧落黄泉，也要把你的身世弄清楚，然后接你去开坛授艺，传你衣钵，哪料，这一十八年来，他居然一去不返。”

英儿双眼一瞪，道：

“仙鹤散人始终没有回来？”

济世老人王仆嵩点点头，道：

“仙鹤散人一去不返，可是，近几年来，我却发现有一个人经常在你的卧室外面徘徊流连。”

“是谁呀？”

“师父只能说，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。因为，我能看到的，只是一个背影，一个常常在暗中对着你流泪，十分消瘦的背影，从未见过她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“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追上去，问个清楚？”

“那个女人似乎有某种顾忌，警觉性特别高，每当师父打算一探究竟时，她便抢先电逸而去，尤其轻功极玄，根本没有追赶的余地。”

“师父，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历，为什么要在暗中对着我流泪呢？”

“这是一个谜，一个非常神秘的谜，如果我的猜想不错，你一定大有来历，而且身怀血海奇仇，这个谜底，则抓在仙鹤散人和那个留下背影的女人手中，你以后如果遇上这两个人，应详加追问。”

英儿颌首称是，门外这时走进一个管家来，交给济世老人和英儿每人一个羊革皮囊，囊中放有银钱和衣物。

济世老人交代了管家几句话，命他离去后，忽从一个密封的铁柜中，取出一个五寸长的小玉匣来，递给英儿说道：“孩子，这匣子里面放着两件东西，对你的身世与血仇，关系至为密切，可随身带着，在没有找到仙鹤散人，或那个神秘的女人之前，绝对不可随便打开，因为……唉！算了，一切言之尚早，对你有害无益，我说到这儿就要先走了，你去和你师嫂她们辞行后，也该连夜上路，追查血案内幕。”

说完，人已纵起，接连三个起落，已消失不见。

英儿怔立当场，一团团的问题涌上心头，有好几次真想打开玉匣子，看个究竟，终因师命难违，未敢造次，呆立半晌，随即遵命告别师嫂师姊等人，踏上不可知的命运之途。

日出日落，一路紧赶，第三天晚上，他终于赶到出事现场——双谷二堡一门五派相会的那座破庙附近。

先在庙外仔细转了一转，一无所获。

进入庙内，也毫无发现。

暮间，他似乎嗅到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，从近旁的一堵破墙内随风送来，英儿赶忙跳过去一看，糟了，地上倒着一人，正是徐知民，心口上插着一支长约五寸、通体墨黑、顶端刻着一个鬼头的短笛，已经气绝身死。

徐知民本已随无极神君返回无极堡，怎会突然在此暴毙？

此人是师兄王仆仲安杀人时的目睹之人，这和血案内情是否有关？

尤其，杀人的凶手是谁？动机何在？更令英儿疑团丛生。

他发觉徐知民尸体余温犹存，心知凶手未必远去，急忙转身四寻。

找了半天，毫无发现，不得已只好登上一座殿顶，扬目眺望，目力所及之处什么也看不见。猛然间，却听到一阵幽幽的笛声从空际飘洒而下。

这笛声十分邪门，虽然仍是近来常听到的那种笛声，但时间却长得多，时而悠扬悦耳，若行云流水；时而哀怨凄戚，似孀妇哭子。英儿不由自主地已被笛音所慑，几乎失去主宰，也不过是盪茶工夫，已沉醉在笛韵之中。

霍然，“铮！”猛的传来一个单高音，好象在英儿心上扎了一针似的，立时神智复苏。

“哈哈，小子，怎么样？‘阳关追魂曲’的滋味还不错吧？”

余音绕耳未尽，斜对面的一棵大树上，已射出一个身穿皂服，手拿鬼头长笛，脸色苍白，活象是一个幽灵似的恐怖老头，